联合国 S/PV.5002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〇〇二次会议

2004年7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莫措克先生	（罗马尼亚）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巴利先生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贝宁	阿德奇先生
	巴西	萨登贝格先生
	智利	穆尼奥斯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德国	普洛伊格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菲律宾	巴哈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汤姆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丹福思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04-42277 (C)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在安理会先前协商期间达成的谅解，而且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邀请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个人代表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与会。

就这样决定。

我请勒厄德·拉森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现在，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在其先前协商期间达成的谅解举行这次会议的。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个人代表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的简报。现在，我请他发言。

勒厄德·拉森先生（以英语发言）：6 月 28 日，星期一，露特·扎哈维正站在她儿子阿菲克每天上的幼儿园对面阳光明媚的人行道上。就在露特牵着三岁半的阿菲克等待横过马路的一瞬间，阿菲克的腿被来自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枪手发射的卡西姆火箭弹片击中。妈妈眼看着阿菲克血流如注，在救护车到来时已经失去知觉。不久之后，他死了。

49 岁的莫迪凯·约瑟波夫当时正坐在斯德诺特这个安静地段一所幼稚园前面的板凳上，但同一枚 Qassam 火箭弹的碎片当场把他炸死。奥非克的母亲鲁思幸免于死，但现在却必须面对这场悲剧。我们今天不论说什么都无法消除甚至减轻 6 月 28 日那一可怕时刻对她余生所造成的痛苦。

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在 7 月 6 日星期二，正当大学工程学教授哈莱德·萨利赫博士和他 16 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在他们位于纳布卢斯贝特伊尔马难民营的公寓中享受平安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与他们试图逮捕的两名巴勒斯坦民兵之间发生了枪战。凌晨 3 时，以色列国防军要求这所住房的居民出来。哈莱德走到窗前，并喊道，他的房门打不开，他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且房间里有孩子。他的胸部遭到了枪击。

不久之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也被枪杀。他们的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两人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因为以色列军队不允许医疗小组人员进入公寓楼。以色列国防军后来说，他们无法让医务人员进去是因为当时正在发生枪战。

这就是巴以冲突的可怕而令人悲痛的现实。奥非克、鲁思、莫迪凯、哈莱德和穆罕默德并不是这场日益加深的悲剧的偶然事例。自我们上次向安理会介绍情况以来，当地的暴力一直不断，夺走了 61 名巴勒斯坦人和 7 名以色列人的生命，造成 580 多名巴勒斯坦人和 71 名以色列人受伤。

如果双方不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可怕的流血事件，并在谈判桌旁解决他们的分歧，恐怕到我们下次向安理会介绍情况时，会有更多——此时可能正在穿过以色列街道或正坐在巴勒斯坦城市自已家中——的人被打死。

从 2000 年 9 月至今，已有 3 499 名巴勒斯坦人和 949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在每天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已有 34 300 名巴勒斯坦人和 6 000 名以色列人受伤。

每天记录暴力行为数不清，令人苦不堪言。

6 月 27 日，哈马斯和阿克萨旅民兵在加沙地带南部古什卡蒂夫定居点地段的一处军事哨所下挖掘了一个隧道并引爆了炸药，导致一名以色列士兵丧生，五人受伤。以色列为了报复，对加沙市的目标发动导弹攻击，击中了加沙市的一幢六层楼房和一个金属作坊。以色列还开始在士兵被杀害的哨所周围开始推铲行动，拆毁巴勒斯坦房屋，并将农田的庄稼作物铲掉。以色列宣布完全关闭加沙地带的所有过境点和检查站。

在斯德诺特发生奥非克和莫迪凯被打死以及另外九名以色列人受伤之后，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朝着加沙市内和城市附近的目标发射了三枚导弹，击中了金属作坊。以色列还于 6 月 29 日清晨在加沙地带北部贝特哈农展开了一次重大行动，用坦克和推土机包围了该城市，拆毁了一些巴勒斯坦住房，目的是要阻止巴勒斯坦民兵向以色列境内发射 Qassam 火箭弹。迄今为止，该行动至少导致 20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仅仅在 7 月 8 日一天就有 10 人丧生，至少有 20 人受伤。随着以色列军队继续在该地区砍伐树木，拆毁建筑，并进入贝特哈农，有 1 000 德南的庄稼被毁，尽管最后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还不清楚。到今天为止，贝特哈农仍然没有人烟，以色列的行动仍在继续。

7 月 8 日，5 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受伤，其中两名军官属上校军衔，当时巴勒斯坦人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并在他们所乘坐的吉普车附近引爆了一枚路边炸弹。

以色列的渗透和逮捕行动在过去三个星期里也继续进行，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以色列国防军 6 月 23 日和 27 日在纳布卢斯旧城和附近巴拉塔难民营实施开展的一次大规模行动。那里连续三天实行了宵禁。总共有 10 名巴勒斯坦人在该行动中丧生，其多包括法塔赫、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在该城市的指挥官。第二次重大的逮捕行动于 7 月 6 日在纳布卢斯进行，导致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士兵丧生。在以色列国防军试图逮捕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在纳布卢斯的指挥官及其代表的时候爆发了枪战。军队使用了一枚导弹，在人烟稠密的地区实施了猛烈的枪击，不仅打死了 2 名民兵，而且还导致哈莱德和他 16 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死亡。

在这些行动发生的同时，6 月 29 日在西岸北部地区，一名以色列人也因卡车遭到枪击而丧生。7 月 4 日在西岸北部地区耶巴德村附近，又有一名以色列人和妻子的车辆遭到枪击，导致该名以色列人丧生，他的妻子受伤。与法塔赫有联系的阿克萨旅声称这件事情是他们干的。

7 月 11 日，四个月来第一次在特拉维夫的上午交通高峰时间发生了爆炸事件，导致一名妇女丧生，30 名以色列人受伤，其中 5 人伤势严重。阿克萨旅再次声称这次爆炸事件是他们干的，他们说这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渗透进西岸和加沙地带，暗杀了它的两名最重要指挥官和其他巴勒斯坦人。

几乎与此同时，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内特扎里姆定居点附近有一辆车爆炸，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巴勒斯坦消息来源称，这次爆炸是由以色列军队安放的一个爆炸装置引起的。以色列国防军说，这一事件也许是由巴勒斯坦民兵在车中安放的炸弹引起的。同样在 7 月 10 日，一名几天前在拉法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击中的 15 岁女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以上是自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最近——也就是仅仅三星期前——向安理会介绍情况以来我们所汇集到的可怕血泪记录。

拆毁房屋事件在整个报告期间也继续发生。以色列国防军于 6 月 28 日晚拆毁了汗尤尼斯难民营中的 9 所住房和一幢五层楼高的楼房以及希布伦 Idhna 镇的两家商店。6 月 30 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的 12 所住房被拆毁。7 月 2 日在拉法又有 6 所住房被拆毁；7 月 4 日有两所住房被拆毁——一所位于加沙地带，另一所位于西岸。7 月 5 日希布伦拉马丁有 5 所住房被拆毁。7 月 7 日，据报在汗尤尼斯，至少有 20 所住房被拆毁。在 7 月 11 日一次恢复进行的推土行动中，据报在汗尤尼斯又有 26 所住房被拆毁。这样，在过去三星期里，被拆毁住房的总数达到将近 90 所。此外，在最近一次于汗尤尼斯发生的拆毁住房行动中，有一位坐着轮椅的 70 多岁老人被压死，因为他没来得及及时逃离住所。

封锁继续给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尽管各方发表了各种意向声明，但是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有些限制只是偶尔被略微减轻，例如由于阿纳巴塔边界大门在 7 月份第一个星期被重新打开，图勒凯尔姆与周围的纳布卢斯、拉马拉和盖勒吉利耶等区之间的行动限制得到缓解。然而，一些重要的检查

站有时仍然关闭，致使巴勒斯坦人的村庄与城镇之间以及进入耶路撒冷的交通受到限制。在以色列在拜特哈嫩周围的行动中，阿布霍里检查站于 6 月 30 日、以及 7 月 1 日和 2 日完全关闭。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完全无法进入拜特哈嫩。

不仅在纳布卢斯实行宵禁——6 月 23 日至 27 日的重大行动期间宵禁持续了三天，而且也在杰里科、希伯伦、萨尔菲特区的迪克村、拉马拉附近的马里克村、杰宁地区的拉马拉亚穆恩、代尔盖萨奈、以及拉马拉的拜特里马实行宵禁。6 月 27 日，以色列国防军也在杰宁附近的亚穆恩镇实行宵禁，并利用警犬搜索房屋。动用了爆炸装置和毒气——根据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摧毁和污染了该镇的若干水井。这一行动持续到 6 月 28 日。6 月 30 日也在纳布卢斯、豪瓦拉和拉马拉附近的拜特锡拉重新实行宵禁。宵禁持续了三天半直到 7 月 4 日。6 月 30 日关闭了卡兰迪亚和拉姆两个主要检查站，使人们不能从西岸进入耶路撒冷。7 月 3 日还在海德尔、杰里科、伯利恒的阿萨夫和瓦迪马阿里实行宵禁。

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反映出政治进程缺乏进展。我已经一再警告双方小心所谓能够以军事办法解决这一冲突的谬论。这些事件，以及过去三年的事件证明了国际上的普遍一致看法，即只有政治解决办法才能制止流血，并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活恢复正常。因此，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其实现和平的路线图，安理会在第 1515（2003）号决议中通过了这一路线图，并呼吁双方加以执行。

不幸的是，双方决意不顾这一呼吁。这一局面使我想到历史学家芭芭拉·图克曼所说的话，她曾指出，不管在什么地点和什么时期，历史上一个可以注意到的现象是，许多国家政府推行与自己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

尽管其领导层持续作出承诺，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其立即在实地采取行动制止暴力，打击恐怖活动并对自己进行改革和重组的核心义务方面并没有取得进展。以色列政府在其立即拆除 2001 年 3 月以来设立的定居点哨卡并开始全面冻结定居点活动的核心义务方面也没有取得进展。

巴勒斯坦改革执行方面的进展仍然是缓慢的，而且除了以缺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政治意愿之外，是不能够加以解释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决定在今年秋天尽早开始举行地方选举。举行选举的承诺是朝着建立更多地方民主机构迈出的一步，因此应当加以鼓励。然而，权力机构还没有对国际社会要求改革其选举体制构架，从而达到最起码国际标准的一再呼吁作出回应。它已经任命一个党派机构来监督地方选举，而不是利用现有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由于权力机构打算在没有必要的公正监督的情况下发起一个平行的登记进程，应当筹备并监督选民登记的该委员会受到危害。正如四方特使上周告诉库赖总理那样，国际社会随时准备支持经过良好筹备的选举。然而，国际社会继续严重关切的是，在筹备和进行这些选举方面，应达到最起码的国际标准。

改革进展顺利的最成功方面是金融和公共管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稳步进展，自 2004 年 3 月以来安全部门人员的薪金存入银行账户，而不是支付给本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极为艰难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总理库赖和财政部长法亚德。在地方政府改革和国民经济部重组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高层对该部人事任命的政治干涉仍然违背《基本法》。此外，在司法改革这一重要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至于安全改革这一关键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仅仅是名义上部分支持埃及旨在根据路线图改革巴勒斯坦软弱的安全部门的可嘉努力。这些努力得到四方和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代表着挽救巴勒斯坦所剩下安全能力的最佳——可能是最后的——机会。这些努力是必要的，可以制止巴勒斯坦各地区持续不断出现的动乱，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且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完全可信赖伙伴的地位。

所有渴望和平的人已经并一再公开和私下敦促阿拉法特主席立即采取行动，恢复这一受到损害的信誉。四方和阿拉伯和平伙伴也一直积极地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的必要内容是众所周知的：把所有安全部门合并为三个主要机构、使其领导层年轻化、以及将之置于一位向拥有权力的总理报告的强有力内政部长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总理和内阁必须拥有权力，使他们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并执行《巴勒斯坦基本法》委托给他们的行政任务。他们必须获得不仅决策而且执行的权力。不幸的是，迄今还没有正在采取任何此类措施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仍然被限制在其位于拉马拉的总部，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形同被软禁。然而，这不能成为消极和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果断、强有力和持续的行动，尤其是在安全改革这一关键方面，应当导致国际上更强有力地介入该进程，并促成一种有利于更果敢的领导层的环境，以达到路线图和埃及倡议的各项要求。

不幸的是，此时此刻还没有采取建设性行动的迹象——远远没有。尽管有一位用意良好的总理，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瘫痪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且巴勒斯坦各地区法律和秩序的恶化正在不断地加剧。巴勒斯坦安全力量各部门之间的冲突和摊牌目前在加沙地带已经很常见，面对武器、金钱和恫吓的日益强大的威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那里的法律权威正在迅速下降。在纳布卢斯，成帮结伙无法无天、为非作歹是常见的现象，该市市长几个月前辞职，以示不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法律当局缺乏支持。人们所看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放弃责任，已经导致许多拉法居民自发地行动起来，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某些人私设检查站，阻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越过前往埃及或进入拉法。杰里科实际上正在变成巴勒斯坦有警察运作的唯一城市。权威如此瘫痪不能仅仅归咎于以色列侵入巴勒斯坦城镇及其行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深深陷入困境，确实面临瓦解的危险。

以色列在敏感的定居点问题上的不遵守同样是让人沮丧的。领土是这一冲突的症结所在。米切尔委员会已经确定，定居扩张是破坏巴勒斯坦方面对和平进程的信任并导致该进程崩溃的最重要因素。路线图的起草者们慎重地要求以色列立即拆除自 2001 年 3 月以来所设立的前哨站，以向巴勒斯坦人发出明确和积极的信息：模式变化正在发生。随着安全局势的改善本应取得对定居活动的全部和彻底冻结，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一个定居活动追踪团体“立刻实现和平”的一项报告，在当地现有 124 个前哨站。报告指出：

> “这些前哨站在野营拖车、设施和居住者的数目上持续增长。定居和前哨基础设施也迅速扩大和改进……尽管政府最近宣布打算拆除一些前哨站，但基础设施和永久结构的建造却继续在前哨站展开。在过去数月中仅有三个前哨站被拆除”。

这绝不是模式变化；而是相反的行动。定居扩张需要完全停止。

各位成员知道，国际法院于 7 月 9 日星期五发表了其关于西岸建造隔离墙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法院认为

> “以色列有义务终止其违反国际法律的行为；它有义务立即停止正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内部和周围建造隔离墙的工程，并立即拆除位于那里的结构”。

法院进一步要求联合国“考虑需要何种进一步行动来制止建造隔离墙产生的非法局面”。

在同一问题上，以色列高级法院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发布一项裁决，命令以色列政府改变耶路撒冷西北约 30 公里隔离墙的走向。法院的裁决基于如下理由：安全需求尽管是合法的，但并不构成对由于隔离墙的建造而受到不相称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口造成破坏的理由。该裁决指出：

“只有基于法律途径的分割路线才会使该国实现渴望已久的安全……这条路线严重和剧烈地伤害了当地居民，同时侵犯了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秘书处同大会 2003 年 12 月 8 日有关该问题的第 ES-10/14 号决议充分合作。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有关以色列隔离墙的建造及其影响的详细报告。他还向法院提供了一份该报告的更新版本，并按照秘书处的意愿向设在海牙的该法院传送了所有有关文件。秘书长向大会转递了它最初要求的该法院的咨询意见。现在应由联合国的适当机构就这项意见进行审议并就下面的步骤做出决定。同过去一样，秘书处准备就联合国机构在这方面所做的决定提供支持和后续行动。

冲突对人口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死伤；暴力还影响到双方的经济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两方的生活条件，使苦难更广泛和更深重。对于目前局势对巴勒斯坦经济的影响已经说了很多，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巴勒斯坦领土上出现的苦难，把目前的衰退描述为“历史上最糟糕的情况”：比大萧条和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更糟。尽管捐助国和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做了最大努力，然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严峻。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情况，失业率现已达到 28％，总失业人口估计为 23 万人。统计方面的证据显示，一名有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平均养活 4 人，使受失业影响的人数达到 92 万人——几乎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贫困率在 2004 年也在上升：一半的巴勒斯坦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加沙居民中三分之二或 68％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状况也非常脆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难以支付其雇员的工资和维持最低水平的社会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财政部在过去四个月中平均每月收入 2 400 万美元，与此相比预算则为 5 400 万美元。根据巴勒斯坦货币局提供的情况，捐助国预算支持的急剧下跌，使在如保健、教育和社会保护方面的开支削减了 1 500 万美元。巴勒斯坦银行部门的数据表明：信贷延期在 2004 年第一季度末几乎增长到 12 亿美元。该数据还显示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信贷延期增长了 38％，达到 3 亿 1 千 200 万美元。这反映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由于今年初不断下跌的捐助国支助而使用银行部门来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无须指出，财政崩溃将大大加重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出现的动乱。

暴力还对以色列处于衰退中的经济造成伤害，很多人把它说成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在和平进程的最初几年中，以色列经济由于以色列制造业能够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并把其一部分业务转到国外而繁荣。外国直接投资也蒸蒸日上，达到空前的水平。然而，从 1996 年起到 2000 年，增长开始缓慢。随着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以及 2000 年戴维营的谈判，充满希望与和平进程积极发展的一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 7.5％的增长率。有趣的是，在这一年前九个月中增长尤其强健，而当起义于 2000 年 9 月一开始，增长就开始在最后一个季度中扭转。

国民总收入反映出经济增长不良。所以，例如国民总收入从 2001 年的 1 079 亿美元下降到 2002 年的 1 052 亿美元。人均收入下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情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审核标准的另一项指标——在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间积累下跌 7％。财政部指出，“这是生活标准的空前下降”。

尽管情况暗淡，却仍然有希望。尽管出现痛苦、流血和苦难，然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仍然对和解与和平的机会抱有信心。6 月份发表的最近一项以色列民意测验表明：68％的以色列人支持从加沙撤出，54.1％的以色列人支持同巴勒斯坦人举行旨在实现和平的谈判。同样，尽管 53.5％的以色列人同情可能需要离开其家园的定居者，大多数人却继续赞成为了实现和平协议的需要而撤离定居点。在这方面，我们还值得注意一次在 2002 年期间展开的大型以色列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果，即定居者中的明显多数如果得到充分的补偿就会离开其家

园，仅有一小部分即 2%会考虑违反以色列法律而拒绝一项撤离命令。

在巴勒斯坦方面，72%的大多数继续赞同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92%的绝大多数继续支持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根本性政治改革，支持国际社会有关坚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实际改革措施的政策。

带来希望的还不仅仅是公众舆论。外交领域的事态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机会。如果抓住这些机会，便有可能恢复和平进程，并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结束 1967 年开始的占领和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共存的可靠、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正如我早先所指出的那样，在有关各方实施根据路线图所作出的各自承诺方面没有取得具体进展。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宣布了他有关从加沙地带和西岸部分地区撤出以色列武装力量以及开始遣散加沙地带所有定居点和西岸北部的四个定居点的重要倡议。

我完全意识到对此倡议的怀疑态度。然而，我选择了采取相反的立场，在安理会表示，这一所谓单方撤出倡议为恢复和平进程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正如我在 4 月份向安理会通报中所阐述的那样，如果能够正确落实撤出，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科菲·安南秘书长所领导的四方以及欧洲联盟高级官员克里斯·帕顿、哈维尔·索拉纳以及当时的外长和欧洲联盟主席布赖恩·考恩还有美国的科林·鲍威尔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 2004 年 5 月 4 日的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那次会议上均表示支持撤出倡议。积极参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建设和平行动的两个阿拉伯国家，即埃及和约旦公开表示了同样立场。从加沙撤军，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占领符合我们自从沙龙总理上任以来一直向其提出的大胆步骤。这也符合安南秘书长于去年夏季向四方提出的详细提议。

然而一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依然对该倡议及其对和平进程可能产生的冲击表示了保留意见。一些巴勒斯坦人担心，从加沙和西岸某些地区撤军是可能转移世界对执行路线图的烟幕，反而可能导致长期没完没了的关注小小的加沙地带的进程。他们担心，这只会导致以色列进一步在西岸扩张其定居点和消除建立一个可靠毗邻的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其他人担心，从加沙撤军不会导致结束对该地区的占领。相反，他们担心以色列会保留对加沙边境和领水的严密控制，将其封闭起来，使其同以色列彻底分开，这样严重破坏其经济，而实际上使其成为 150 万巴勒斯坦人民的监狱。在以色列，有些人担心，从加沙彻底撤军将使其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和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跳板，很有可能使用比土制卡萨姆火箭更具威胁的致命武器。这些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它们时常必然被作为被动和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我已经在安理会面前指出了，从加沙和西岸某些地段撤军可以以正确的方式或错误的方式开展。正如四方原则在 5 月 4 日声明中所确定的那样，正确的方式是充分、干净和彻底撤军，结束对加沙的占领。还应伴随在西岸采取类似步骤。撤出应该在路线图和两个国家设想的框架内实现。还应在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四方的充分协调下进行。

如果以错误的方式实施撤出，我所提到的那些担心几乎肯定都会变成事实。但担心尽管是有道理的，仍不应阻止我们向前迈进。相反，它们应该指导我们采取行动。它们应该促使我们更加谨慎和警惕，但它们不应成为不采取行动和被动的借口。

因为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撤出，那将为和平取得进展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机遇。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将一半的巴勒斯坦人民从占领中解脱出来，并向以色列人表明，遣散定居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符合以色列人民的利益。它还将表明，撤出，而非占领，能够带来安全。这样做将推动巴勒斯坦的独立、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重新建立信任并以恢复对话替代暴力。

结束对加沙的占领将是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相互承认以来的最重要步骤。如果一切顺利，它将成为能够促进双方走向彻底结束 1967 年开始的占领的模式，同时承认以色列国及其同邻国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内共同生存与生活的权利。

四方特使上周同巴勒斯坦总理库雷在拉马拉举行了会晤。我们向总理强调，我们对从加沙和西岸部分地段撤出的支持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坚持履行有关西岸的相关义务的立场。我们对撤出倡议的支持决不会分散我们对路线图所包括的、四方原则在纽约发表的 5 月 4 日声明中所重申的其他义务的注意力。

在同一次会议上，萨布·埃雷卡特部长曾问我们如何看待加沙撤出同执行路线图之间的联系。联系简单而明了。撤出倡议取得成功的要求恰恰是落实路线图的要求。如果双方致力于目前所要完成的任务——这将使从加沙和西岸部分地段撤出获得成功——他们将能够迅速而有次序的落实路线图。允许我进详细谈论这一点。为了使撤出获得成功，双方必须完成一项关键任务。以色列的任务是从加沙地带充分彻底撤出，将管理权限转让给经过改革和重组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应作出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受的第三方监督的可靠的巴勒斯坦安全安排。这项任务必须完成。部分撤出或撤出的同时又保留控制权不会结束占领，因此会与撤出的目的全然不符。撤出但不建立有可靠的第三方监督的安全制度将成为冲突重新爆发的导火索。以色列的安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不仅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它们是紧密相连和相互依存的。

巴勒斯坦人的任务是立即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根据路线图和按照埃及的倡议所详细论述和具体化的规定重组其安全部队。如同整个改革计划一样，安全改革得到了多数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义务迅速执行。正如四方特使在 7 月 7 日拉马拉会议上向巴勒斯坦总理通告的那样，起草安全计划的时机已过，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一份详细的安全计划，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该计划已由埃及政府提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得到四方的支持。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现在关系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信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如果能够果断采取行动，改革和重组该机构并恢复其曾经拥有的充分信誉，那将最为符合该机构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国际社会也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根据四重奏各方在 5 月 4 日声明中以及在路线图中作的说明，引导各当事方走上通往和平但却充满挑战的艰巨道路。自我们上次提出简报之后，四重奏各位特使举行了两次会议，一次是 6 月 23 日在塔巴举行，另一次是 7 月 7 日在联合国耶路撒冷总部举行。他们还会晤了捐助界代表以及巴勒斯坦总理。四重奏各方代表将与挪威、日本和世界银行官员一道，于 7 月中旬会晤以色列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先生，讨论同样的议题。各位特使将继续密切监测当地局势，监测各当事方将取得的进展——希望能取得进展。他们决定积极处理这个事项，并为此加强协商。

各位特使将开始筹备订于今年夏季举行的巴勒斯坦改革问题工作队会议，随后，捐助者的主要机构——协调对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援助特设联络委员会（称作 AHLC）——将于 9 月举行一次会议，四重奏各方也将于 9 月在纽约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取得的进展，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下面我谈谈以色列与黎巴嫩间的局势。

虽然蓝线一带仍然存在着紧张气氛，存在着出现不稳定局势的可能性，但自上次向安理会报告以来，那里的局势比较平静。但是，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领空。6 月 29 日，15 架以色列飞机 11 次飞越蓝线。此后不久，真主党三次发射重型机关炮炮弹。无法判断炮火的攻击方向和弹着点。在报告所涉期间，没有收到关于发射反飞机炮弹的报道。

秘书长一再指出，一项侵犯行为并不能成为另一项侵犯行为的借口。他一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黎巴嫩领空。他也一再要求黎巴嫩政府对其全境行使控制权，确保充分遵守国际法。

所有当事方都必须力行克制，避免侵犯行为循环升级。必须保持这种克制，以维持蓝线一带的稳定局面。我希望，过去一个月蓝线一带的相对平静局面反映了各当事方在当地建立更稳定局面的新愿望。

遗憾的是，叙利亚-以色列轨道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真诚地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找到适当的办法，恢复已经中止的和平谈判。这将促进建立有利于实现该地区全面和平的环境。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在这场冲突中，持怀疑态度的人的各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认为，很显然，如果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不开展上面提到的各项活动，这些担心就会变成现实。然而，这不能成为不采取行动或裹足不前的借口。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就更应该加强行动，应该更加坚定地采取行动，从而将各种行动引导到正确道路上来。

我承认，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项完美的计划，将这个计划交给各当事方，然后看着他们真诚地执行这个计划，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更加舒坦。但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也承认，坐在沙发椅里，对这个或那个计划的成功机率表示怀疑，对这一方或那一方冲突受害者的痛苦表示同情，对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如何不对称以及对一视同仁地看待自卫行动和恐怖行动是如何不道德等问题进行辩论，然后作个总结，继续过我们正常、轻松的生活，道德良心丝毫无损、心安理得地过日子，我们会觉得这样更加舒坦。

这样做是比较舒坦。可是，与此同时，更多的穆罕默德和阿菲克将死在家中，在前往幼儿园的路上死在父母的怀里。这确实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失败，就会有人死亡。因此，我们的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不停地行动——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找到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或者无动于衷，看着更多的人流血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勒厄德·拉森先生作全面的报告。

根据在安理会先前协商期间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理会各成员进行非正式协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上午11时10分散会